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B

经济蓝皮书春季号[®]

LUE BOOK OF CHINA'S ECONOMY (SPRING)

中国经济前景分析

——2013年春季报告

ANALYSIS ON THE PROSPECT OF CHINA'S
ECONOMY (2013)

主 编 / 李 扬

副主编 / 李 平 李雪松 张 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3
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经济蓝皮书春季号



BLUE BOOK OF
CHINA'S ECONOMY (SPRING)

中国经济前景分析

ANALYSIS ON THE PROSPECT OF CHINA'S ECONOMY (2013)

——2013年春季报告

主 编 / 李 扬

副主编 / 李 平 李雪松 张 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前景分析: 2013 年春季报告/李扬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4

(经济蓝皮书春季号)

ISBN 978 - 7 - 5097 - 4483 - 3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预测 - 研究报告 - 2013 ②中国经济 - 经济发展趋势 - 研究报告 - 2013
IV. ①F12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7830 号

经济蓝皮书春季号 中国经济前景分析 ——2013 年春季报告

主 编 / 李 扬
副 主 编 / 李 平 李雪松 张 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陈 帅 王 颖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 cn 责任校对 / 白桂和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1
版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字 数 / 259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483 - 3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学术咨询委员会

顾 问 刘国光 王洛林 李京文

主 任 李 扬

副 主 任 刘树成 汪同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国刚 田雪原 吕 政 朱 玲 张卓元

张晓山 李 平 李 周 杨圣明 周叔莲

金 碚 高培勇 蔡 昉 裴长洪 潘家华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编 辑 组

组 长 李金华

副组长 彭 战

成 员 韩胜军 张 杰 陈星星 王喜峰

主要编撰者简介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经济相关研究，涉及货币、银行、金融市场等领域，专著《财政补贴经济分析》获1990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其他代表作包括《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金融全球化研究》等。

李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技术经济、产业经济等领域研究工作，代表作有《特大型投资项目的区域和宏观经济影响分析》《中国工业绿色转型》《“十二五”时期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研究》等。

李雪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从事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经济政策模拟研究，获得2006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入选“新世纪千百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著有《高级经济计量学》等。

张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等研究工作，著有《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经济增长前沿》《增长与分享：分配理论与政策框架》等，先后三次合作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摘 要

2012年以来,受欧债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及多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2013年,在国际经济缓慢复苏、美欧日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有望保持增长速度适当、物价温和上涨的发展态势,预计我国GDP增长率为8.0%左右。总体来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

面对通货膨胀压力、结构性减缓等问题,2013年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调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产品单产水平和总产量都将继续提高,农业经营体系和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有望在新一轮改革中创新,生态建设力度将继续加大,城乡统筹程度会有所提高。中国工业经济增速仍将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将发生转变,全年工业经济增速将维持在11%左右。财政政策的总体趋势是“稳中求进”,财政调控中出现经济增幅波动空间收窄、通货膨胀管理空间收窄等问题,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程将是财税政策的主要方向。预计2013年我国金融压力将出现缓慢回升,由低压力区制向中压力区制转移,但是仍然会处于中压力区制的均值以下。由于中国首现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人口红利的消失,就业矛盾越来越从总量问题转变为结构性和摩擦性问题,政府需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创造人力资源涌流的制度环境。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出现转折,进出口特别



是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从以往的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变为个位数的中速增长，世界占比提高将是中国货物出口贸易的长期趋势。在国际经济继续缓慢复苏但仍具有许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增速显著回落，预计 2013 年我国进口和出口将比 2012 年略有增加。

尽管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潜在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压力加大，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显现，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社会生产力基础雄厚，科技创新能力增强，人力资源依然丰富，生产要素综合优势明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发展中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debt crisis, economic growth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a number of major economies have continued slowing down since 2012. China's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es more difficulties and there's downward pressure i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contradictions of excess capacity is intensified.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is 7.8% in 2012. In 2013, China's macro-economy is expected to maintain an appropriate growth rate, and the commercial price increases moderately as the slow recovery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U. S. , Europe and Japan continue to implement 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 It is expected that China's GDP growth rate is about 8.0% in 2013. In general, China's macro-economy will continue moving on as the expectation of macro-economic control.

In 2013, China's government need take a series of policy measures in coping with inflationary pressure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ac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per unit area yield and total production will continue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operation system and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are expected to innovate in the new round of reform,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will make greater efforts, and the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overall development will be increased. It is expected that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growth will make steady and rapid growth, and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growth will change. In 2013, the annual industrial economic growth will be maintained at around 11%. The general stand of fiscal policy will be maintaining stability in economy, and



there are problems of space narrowing in economic growth and inflation management in the fiscal control. The main point of fiscal policy is accelerate the reform of the taxation system. Forecasting indicate that in 2013 the stress state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will pick up slowly, switching from low-stress regime to mid-stress regime, but will still below the median of mid-stress regime. The decline in working age population in 2012 indicates the disappearing of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China. As the Chinese laborers are confronting with more structural and frictional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vest more public resources in education and to create bette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labor mobility. In 2012,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is at a turning point, which is the import and export, especially export growth rate is changed from previous double-digit growth rate into single digits. The long-term trend of China's export goods trade is that the world market share increases. A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continues recovering but still facing many uncertainties, China's export growth significantly declines in 2012. It is expected that China's imports and exports will make a slight increase in 2013.

Although there is still problems of unbalanced, uncoordinated and unsustainable in China's economy, and it faces a lot of risk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increasing pressures on potential inflation and asset bubbles, deep-seated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complex situatio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expected to be better in the long run as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in the domestic market,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Rich human resources, the advantages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constant improvement i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make China's economy still has rare opportunities and favorable conditions to make development in future.

新征程 新挑战

(代前言)

李扬

党的十八大和全国“两会”闭幕，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迈上了新的征程。全球危机继续发酵、中国经济进入减速通道、经济结构调整任务更形艰巨、国际协调日趋复杂等等，是来自实体经济领域的主要挑战。面对新的挑战，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尊重规律、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无水分、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战略方针。本文的任务，就是分析主要的新挑战，并探讨应对挑战的一些新举措。

中国经济开始结构性减速

中国经济经过 30 余年平均高达 9.8% 的增长，目前正在由“结构性增速”时期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这意味着，今年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将落在一个位于 7.5% 左右的较过去 30 年平均水平略低的平台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轮经济增长减速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如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由很多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有关联的结构可有很多，其中最重要者，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



首先，从劳动、资本、技术进步三大生产要素结构来看。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是支撑我们过去 30 余年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每年 1000 多万农民工进城加入工业劳动大军，有效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今后，随着农村适龄转移人口渐趋枯竭以及整个人口结构老龄化日趋严重，这种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将趋于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存在。从资本投入来看，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将引致中国几十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进入下降通道。伴随储蓄率下降，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年下降之势。至于技术进步，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是，技术进步缓慢、资本回报率低，一向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弊端。总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这三个因素叠加，总的结果自然是未来的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

其次，从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来看。在过去 30 年里，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一产比重直线下降，二产比重迅速提高，三产份额缓慢增长。与产业结构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正是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一次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二次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有学者的分析显示，在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部门的 4 倍。基于此，人口和资源大规模向制造业等二次产业转移，将带动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自然地，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加快。这个过程可称为“结构性增速”时期。但是，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我国制造业等二产业已趋于饱和，大量人口和资源需要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学者们的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制造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家嘴研究基地课题组研究，即便在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仅相当于制造业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越来越多的劳动和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同时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率由此也进入下降通道。

以上分析表明，从2012年便已开始的我国经济减速，并非周期性的，更不是政策性的，而是经济成长阶段移转使然。这是一个发生在实体层面上的自然过程。在历史上，发达经济体也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断定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虽然听起来不那么令人振奋，但是，考虑到结构性减速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新的压力、动力和机遇，这一变化值得欢迎。利用这一压力，抓住这一机遇，我国的经济运行将全面转移到尊重规律、重视质量、提高效益和可持续的轨道上来。沿着这一发展轨道前行，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被压去水分，更为真实，从而会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总之，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比过去稍慢但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长速度，恰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恰为我们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切实的物质保证。

追求没有水分的增长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方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我们要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要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对速度加上这四个“定语”，且不再把“快”字摆在首要位置，表明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已经调整到新的基点



上。应当说，这是十八大以来关涉经济发展战略方针的一个重大亮点。过去我们经济工作的方针是“平稳较快”“又好又快”，其中都少不了一个“快”字。虽然“快”字居后，但实际工作中首先落实的都是“快”。“快”字当头，自然免不了泥沙俱下。如今，经济发展的重点落在了质量、效益上，尊重经济规律和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等基本经济原则得到重申，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尊重经济规律这句老话，在政府文件中已经久违了。作为经济研究者，对经济规律的复归倍感亲切。强调尊重规律，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支撑经济增长和发展变化的要素及其结构方式，不是根据主观好恶“拍脑袋”决策，而是要在把握诸方面规律的基础上求得可持续的发展结果。遵循规律来发展经济，自然要讲求质量和效益。在这里，提高质量，针对的是过去重数量扩张而言；提高效益，则直接针对的是过去高投入、低产出的弊端。强调重质量、重效益，就是要求我们切实改变求量、求快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真正转变到内涵式的科学发展轨道上来。

提高效益、讲求质量，就是要把经济增长中的水分“挤”出来。可持续，意味着我们希望经济平稳发展，避免大起大落。过去我们讲可持续，较多指的是环境的可持续。实际上，可持续是一个涵盖内容广泛的经济学概念；环境的可持续，只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对经济运行而言，速度过高或过低，其实并不足患，我们最警惕的应是经济剧烈波动、忽上忽下。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各项举措，自始至终都立足于“熨平”经济波动。

中国经济虽然多年高速增长，但其中存在虚高成分。过高的成本、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令“实在”的增长远没有表面上呈现出的那样精彩。摒弃唯速度的科学发展模式，就



是把发展中的水分挤出来。

说到水分，人们通常想到的是“虚报”，是统计数据的浮夸。在我看来，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水分，主要并不表现在统计数据的浮夸上。这不是说地方政府不存在高报经济成果的倾向和事实，相反，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地存在。我们想指出的是，另一方面的因素，即中国经济高速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漏统”，可能会抵消高报而有余，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的实绩可能比统计数据显示得还要高一些。基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一个可称为货币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国民产出通常难以被统计体系全面准确地捕捉到。有两个大家熟悉的事实为这一判断提供了坚实的佐证。其一，2004年和2008年，我国分别进行过两次全国性经济普查，每一次普查之后都向上修正了原先的数据，修正幅度接近10%。其二，长达20余年来，我国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高于实际GDP增长与物价上涨速度之和的态势，换言之，在相当长时期中，我国一直存在规模很大的货币供给找不到对应的去处，用专业术语来说，即我国长期存在大量货币“迷失”的现象。然而，信用货币不像实体货币，它们不会被窖藏，更不可能迷失，于是存在两种可能：或者，有一部分国民产品未能被及时、准确、全面地捕捉到，造成GDP被低估，或者，物价上涨的水平被低估了。在现实中，GDP被漏统和物价上涨被低估的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

然而，虽然表现为“瞎编”数据的低劣的“人造”水分已经大规模减少，但是，由于我们增长方式长期未有改善，增长的外延水分、内涵水分和生态破坏水分等三类水分，都是严重存在的。

其一，增长的外延水分。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在当年是内需，可提高经济增长率，而在来年则会形成供



应，需要新的内需去“吸收”，如此循环往复。在这样的循环关系中，我们需要研究两类问题：一是过去的投资是否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二是如果投资形成了生产能力，是否存在着更多的新增需求来“吸收”这些新增供给？显然，如果这些投资顺利地形成生产能力，生产出的产品又都能被国内需求所吸收，那么，这种增长是无水分的；反之，如果投资不能顺利地形成生产能力，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进一步，有些投资的确形成了生产能力，但是，生产出的东西形成积压、卖不出去，或者索性自形成生产能力之后就压根没有开过工，而且是在大量人群收入水平未能提高，从而消费力不足的同时出现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与这种状况对应的经济增长便是水分。毋庸讳言，产能过剩这种水分，已经构成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死荷重”。

其二，增长的内涵水分。我们知道，所谓“经济”，就是用“最小”去争取“最大”。更严密地说，就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定量的产出，或以定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如果我们不能做到用“最小”去匹配“最大”，则也可称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存在水分。近年来，我们的日子比较好过，GDP增长很快，财政收入更是年年都有跳跃性增长，官方外汇储备也达世界第一。于是，在发展生产和推行各项事业过程中，我们较多地强调投入，甚至不计成本地投入，强调增加贷款、减免税收、“给政策”等等，但很少顾及产出，更很少考量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如此造成经济效益提高缓慢，在有些领域，有些时候，甚至还有所下降。换言之，我们目前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可以依靠更少的投入便可实现；或者，凭借目前的投入，我们事实上可以实现更高的产出。这种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损失，应当被视为增长的内涵水分。

其三，破坏生态形成的水分。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伴生了高污染和环境破坏。这种粗放的方式不仅难以为继，还对我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测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有所降低，但仍达4%左右。如果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此类经济损失，我们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便仅有5%左右。不讲生态保护的增长，直接减少了人类的福祉，这样的经济增长当然要大打折扣。这些折扣就是水分。

在我看来，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达成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如果经济增速下降无非只是压缩了水分，这种减速值得我们举双手欢迎。从理论和国际经验看，不断地挤出经济增长中的水分，正是我们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

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

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开始结构性减速，未来5~10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宜从“平稳较快”转变到“稳速增效”上。所谓“稳速”，就是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潜在增长率区间，并依据它的趋势变化进行增速目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绝不刻意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所谓“增效”，就是要切实尊重经济规律，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并以此为依托，改善收入分配，防范金融风险。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世界的货币当局几乎自危机之初就在实施大规模的货币扩张：美联储4次数量宽松在前；欧洲央行启动最后贷款人机制随后；安倍政府立足未稳，日本央行便在其胁迫



下，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使日元对美元汇价下降7%，对一揽子货币汇价更急降20%；中国自2009年推出4万亿投资以来，M2走势重攀高位，形成令人生畏的“堰塞湖”；等等。再加上密如蛛网的各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处在货币泛滥的洪水之中。但是，为了救燃眉之急，各国政府依然故我，大有“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之势。这些事实说明，新的国际货币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不过只是凭借新的借口，采用了新的形式。

各国宏观当局目前的做法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除了货币扩张，还包括财政刺激。不过，鉴于发达经济体大都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之中，面临各式各样的财政悬崖，财政扩张空间很小，从而，货币扩张几乎成了唯一选择。

凯恩斯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在理论上，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不仅有助于人们厘清大萧条的本质，而且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政策上，它首次力倡政府采取积极行动，并设计了一套以财政赤字为枢纽的需求管理政策。客观地说，在防范危机恶化，从而避免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方面，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确有明显效果，但是，由于这些政策致力于从外部“注入”需求，并将自己的眼界囿于短期，其疗效或属麻醉缓释，或属饮鸩止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结构性失衡、矫正经济发展方式的扭曲，从而不可能最终引导经济走出危机。

首先，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如今全球各大经济体均陷入危机而难以自拔，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这些经济体形成了以过高的消费率、过低的储蓄率和过滥的福利制度为特征的消费拉动型经济发展方式；在于存在着以产业空心化和服务业过度发展为主要弊端的深层次结构扭曲；在于金融业过度放松管制和滥用金融创新，形成了